



• 8363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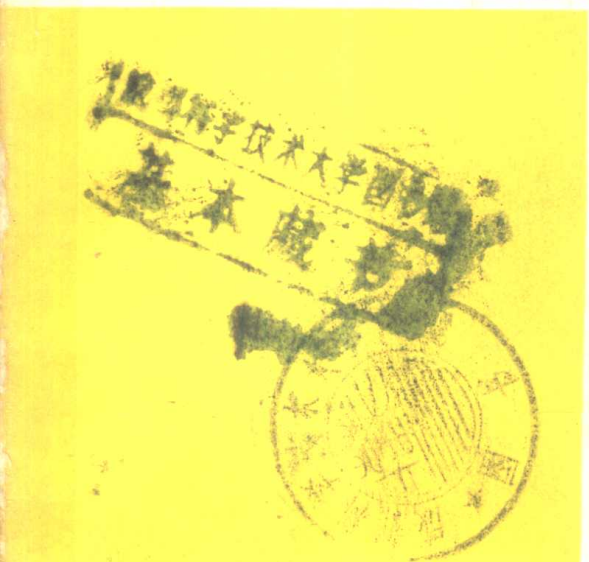
0544-23

4812

玛格丽特·尤瑟纳著

外国文学
小丛书

WAIGUOWENXUE XIAOCONGSHU



东方故事集

• 836375

外国文学小丛书

0544-23

4812

〔法〕玛格丽特·尤瑟纳著

东方故事集

DONGFANG
GUSHI JI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Marguerite Yourcenar
Nouvelles Orientales

Edition Gallimard, Paris, 1963

封面设计：伍端端

东方故事集
Dongfang Gushi J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55,000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印张 $3\frac{3}{8}$ 插页 2

198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0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230

书号 10019·4145

定价 0.71 元

译 本 序

许多读者也许还记得一九八〇年世界文坛上的一条爆炸性新闻：七十七岁高龄的女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当时西方文化界议论纷纷，因为在法兰西学士院三百多年的历史，接纳一位女院士是破天荒的。尽管对古老的学士院向来褒贬不一，但是对尤瑟纳数十年文学创作的成就人们却一致给以高度评价。从那时起我国的读书界便开始注意这位个性很强的女作家，一些外国文学刊物纷纷译载她的作品。《外国文艺》首先刊登了林青翻译的《东方故事集》中的三个短篇，以后《外国文学》等杂志又先后发表了《东方故事集》中另外几个短篇和长篇小说如《北方档案》的片断。这些作品以其语言的精炼、构思的严谨、思想的深沉和感情的蕴藉而得到国内读者的好评。

玛格丽特·尤瑟纳原名玛格丽特·德·克莱央库，一九〇三年生于布鲁塞尔，母亲是比利时人，父亲是法国北方一个古老世家的后裔。尤瑟纳一生没有经过什么波折磨难，文学事业也一帆风顺。第一部作品

长诗《梦园》发表时她年仅十六岁。这首诗是她父亲自己花钱印的。以她当时的年龄写这样的诗(取材古希腊神话伊卡洛斯用羽毛和蜡制成双翼教父亲出迷宫的故事)，确实如尤瑟纳后来所说未免有“好高骛远”之嫌，不过它终究证明了尤瑟纳文学上的早熟。二十六岁时她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阿莱克西或论徒劳的搏斗》，为她在文学事业上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到目前为止，尤瑟纳已经发表的作品还有：长篇小说《致命的一击》、《亚德里安回忆录》、《物质分解的时候》，自传体小说《人世迷宫》第一卷《虔诚的回忆》(《北方档案》是第二卷)，诗集《火》等。

尤瑟纳文学上的早熟在很大程度上和她父亲有意识的培养有关。她父亲的文学修养很深，尤其喜爱古希腊罗马文学，在他的培养下尤瑟纳从小就学习古希腊文和拉丁文，阅读了大量古典作品。她还随父亲参观游览了希腊、意大利等许多国家的名胜古迹。这对于她很早便形成与古典主义相近似的创作风格无疑起了很大作用。

《东方故事集》(下简称《东方集》)是尤瑟纳目前唯一的短篇小说集，一九三八年第一次出版，共收有九个短篇(原有十篇，再版时删去一篇)。集中只有最后一篇《科内柳斯·伯格的悲哀》与东方不相干，写的是一位荷兰画家的遭遇，一九六三年作者在再版

后记中对此作了解释，说把《科内柳斯·伯格的悲哀》收入《东方集》是因为它“在情调和气氛上和集子里的其他各篇是一致的”。那末，读者自然会问：这九个短篇有什么共同的“情调和气氛”呢？

这九个短篇或以故事曲折见长，或以富于哲理的形象取胜，然而只要细心统观全书就会发现，无论它们在题材、背景、形式上有多么大的差异，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作者对人生、对世界深沉的叹息，如果用个字来说，那就是“怨”。这既是作家知性上的一种哲理的思索，又是作家心灵上的一种直觉的体悟。《东方集》以一位画家的故事开始，以另一位画家的故事结尾，这样的安排是包含着深意的。第一篇《王佛保命之道》写中国汉朝一位名画家王佛毕生追求理想的美，无论是山水^①还是人物，都被他的笔涂上了迷人的色彩。可是，尤瑟纳却同她自己塑造的艺术家相反，她向读者展示的世界是灰蒙蒙的，带着几分凄凉。画家王佛最后融合、消失在自己描绘的图画中，这个情节象征艺术家在执着的审美追求中终于摆脱了世俗的忧烦。然而这毕竟是美丽的神话，是天方夜谭，艺术家一旦回到现实中来就只能象老眼昏花的伯格那样陷入无穷的“悲哀”。伯格从艺

① 我国的山水画实际上到六朝才出现，汉代绘画基本上限于人物，偶尔及于犬马。

术才华的枯竭和生活的艰辛中体会到人生的昏暗，发出“上帝创造了人是不幸”这样的哀鸣。伯格的哀鸣难道不正是作者为一切艺术家发出的叹息，也是为整个人生发出的叹息吗？小说集的其他各篇或者就是一出短小的悲剧，或者虽然不完全是悲剧却也弥漫着一层冰凉的雾。这些作品的力量在于当读者为作品中某个具体人物的命运担忧伤心的时候，他为之动情的不仅仅是眼前这个人物，而是把一切人甚至把自己都包括进去了。到了掩卷沉思时，读者的心就会被那淡淡的愁雾所包围，久久不得开释……

作品中的人物对于生活的命运并不都象伯格那样除了忍受便是叹息。那位年轻母亲的心脏停止跳动之后，乳房里仍顽强地涌出奶汁喂养孩子；花散里夫人和帕内约蒂斯为追求纯真的爱情表现出迷狂或近似迷狂的执着；迦梨终于发出呼喊要结束身首异质的痛苦。可是所有这些人物都走向了悲剧性的结局（只有马尔科是例外。严格地说，《马尔科的微笑》在“情调和气氛上”与其他各篇并不很一致），他们的抗争就象黑夜中点燃的火炬，暂时带来光明和温暖，可是一旦火炬熄灭，黑夜就越发显得深沉和神秘。《燕子圣母堂》是富有诗意的一个短篇，仙女们终于被搭救，然而她们是靠了超人的力量（圣母）才获得自由的，而且以化为异物作为代价。小说最后说：“对

仙女禁止的对燕子却毫无禁忌。”这实际上又回到第一篇的象征意境中去了。《失去头颅的迦梨》表现了在作者看来是人生痛苦根源之一的灵与肉的矛盾。迦梨乞求佛力以得解脱，而佛却叫她忍耐，因为谁也免不了这样的磨难。这篇小说在《东方集》中哲理性最强，通篇运用象征和暗示把作者观念与感情中的人生赤裸裸地剥给人看，知与情，情与境融为一体，在迷离神秘的境界中对人能不能摆脱苦难的命运作出了作者自己的回答。

尤瑟纳的小说大都有探究人生真谛的明显意图，她努力在作品中揭示世界的广袤与人的渺小，历史的无限与人生的有限之间的矛盾，揭示人的灵魂与肉体这个双重自我的矛盾。她很少描写现实，她的几部重要小说都是历史小说，我们眼前这本薄薄的故事集的背景不是古老的岁月就是异国的土地。作者显然认为，借用历史事件或者异国传说更便于她自由地表达对人生的哲理认识和感情的体验。法国一位评论家在评介她的长篇历史小说《亚德里安回忆录》时说，尤瑟纳在这部小说里“发表了自己长期以来对人生、爱情、权力、死亡以及各种文明的命运的具体的、以亲身经历为基础的想法”^①。尤瑟纳

① 见乔治·培尔蒙的《推荐书目》，载《法国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一期，施康强译。

自己则说，她把“我瞥见了死亡的身影”这句话当作这部小说的“透视点”。^①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说明《东方集》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基调。

对作者的人生哲理以及她对现实的直觉感受，读者可以提出异议，对爱情、权力、衰老、死亡、艺术，读者也会有自己的想法，这是很自然的，但这些并不妨碍我们去欣赏这部精巧的作品，去领略这位女作家在情节构思、人物塑造、语言运用、氛围渲染等方面表现出的娴熟技巧和开合有度的控制力。

现在发表的这本译本，其中的译文有的已在杂志上刊登过，这次出版时由笔者作了校订（林青三篇未作改动）。

罗 芃

一九八五年九月于燕园

① 尤瑟纳：《亚德里安回忆录》笔记。

目 次

译本序 罗 芄 (1)

王佛保命之道 林 青译 (1)

马尔科的微笑 廖练迪译 (16)

亡人的奶汁 汪家荣译 (27)

源氏亲王的最后一次爱情 刘禾文译 (40)

迷恋涅瑞伊德斯的人 刘禾文译 (53)

燕子圣母堂 刘禾文译 (62)

寡妇阿佛罗迪西亚 林 青译 (73)

失去头颅的迦梨 罗 芄译 (85)

科内柳斯·伯格的悲哀 林 青译 (91)

作者后记 罗 芄译 (97)

王佛保命之道

老画家王佛和徒弟琳两人在汉朝的国土上沿着大路漫游。

王佛晚上要仰望星辰，白天要观察蜻蜓，一路上时常停留，所以师徒两人慢慢地向前走去。他们随身行李轻简，因为王佛喜爱的是物品的形象而不是物品本身。在他看来，除了一些画笔、墨瓶、漆罐、成卷的绢和宣纸以外，世上似乎没有任何东西值得获取占有。师徒两人一贫如洗，王佛常用自己的画去换取一顿小米粥，他向来不在乎钱财。徒弟琳弯着腰，背着满口袋的画稿，但他仍显得满怀敬意，仿佛背负着的是整个苍穹，在他的心目中，这个口袋里装满了白雪皑皑的山峰、春日的江水、夏夜的明月的姿容。

要是根据出身，琳本来不会跟着这位朝捕晨曦、暮捉晚霞的老人到处流浪。他父亲是做黄金买卖的，母亲是一位玉器商的独养女儿，这位商人尽管抱怨她不是男儿，却把全部财产遗留给给她。琳就是在这样一个富有而安适的家庭中成长的，但娇生惯养的生活使他变得胆小：昆虫、雷声和死人的面容都使他感

到害怕。到了他十五岁那年，他的父亲就替他选了一位妻子，一位十分漂亮的妻子。老人家认为，自己已到了夜间只能安眠不能作别的事的年纪，能够为儿子安排好幸福的生活，也就感到快慰了。琳的妻子柔弱得象芦苇，稚气得好比乳汁，甜得如口水，咸得象眼泪。他的双亲在儿子婚后就去世了，仿佛他们小心谨慎竟然到了如此地步，唯恐活着会干扰他的生活。从此，在那朱红色的宅院中，和琳为伴的就只有那个永远带着微笑的年轻妻子和一株年年春天开放粉红色花朵的梅树。琳喜爱那位心地纯洁的妻子，如同人们喜欢一面永远保持明亮的镜子或一张永远能消灾避祸的神符一样。按照当时的风尚，琳常上茶馆去。他对一些卖艺者和舞伎，也适中地给予厚待。

一天晚上，他在小酒馆中与王佛同坐一张桌子。这位老画家为了能更生动地描绘一个醉汉的形象，自己也喝了酒。他侧着头，仿佛在用心度量自己的手和酒杯之间的距离。黄酒一旦下肚，这位平素沉默寡言的艺术家话就多起来了。这天晚上，王佛说话滔滔不绝，仿佛沉默是一堵墙，语言是用来画满这堵墙的颜色。在这位老画家的启示下，琳看到了被热酒的蒸汽晕化了的饮酒者面容的美丽之处，火舌不均匀地舔过的酱色肉块的光泽，桌布上的酒渍象撒满了枯萎的花瓣一样具有一种雅致的玫瑰红色。

当一阵狂风冲破纸窗，骤雨扑入室内时，王佛俯着身子，指引琳欣赏那一道道青灰色的闪电。赞叹不已的琳从此就不再怕暴风雨了。

琳为老画家付了酒钱，看到他既贫穷又无人招待，就谦恭地请这位老人到家里住宿。两人于是一起上路，琳提着灯笼，灯光不时地、出人意外地照亮了一个个水坑。这天晚上，琳惊讶地得知，自己房子的墙，并不象他过去所想象的那样是红色的，而是象快要烂掉的橘子那样的颜色。在庭院中，王佛注意到一株小树轻柔纤弱的姿态，并把它比喻为一个在风里吹干长发的少妇，可是以前从来没有人留心看过这株小树。在走廊上，王佛着迷似地看一只蚂蚁沿着墙壁的裂缝游移不定地向前爬行，琳对小虫子的厌恶也因之而完全消失了。于是，琳明白了：王佛赠给他的是一个新的心灵和一种新的感觉。他恭恭敬敬地请这位老画家睡在自己双亲在那里去世的房间里。

多年以来，王佛一直梦想画一位古代公主在柳树下弹琴的画像，可是没有一位妇女具有足够的虚幻性可以当他的模特儿，不过琳却可以，因为他不是女人。后来，王佛又谈到要画一位年轻的王子在巨松下弯弓射箭，可是当时，虚幻的程度足以作为他的模特儿的青年一个也没有，琳就让自己的妻子站在花园的梅树下摆好姿势让他作画。在这之后，王佛

又画她穿着仙女的衣裳伫立在残阳照射下的云霞之中。琳的年轻妻子哭起来了，因为这是死亡的先兆。自从她的丈夫喜爱王佛为她画的画像胜过她本人以后，她的容颜就憔悴起来了，象遭到热风熏吹和夏雨浇淋的花朵一样。一天清晨，她被发现吊死在那棵开着粉红色花朵的梅树树枝上，自缢用的带子的尾梢和她的浓密的长发交织在一起飘动，看起来她比生时更苗条，而且纯洁得象昔日的诗人所赞美的丽人。王佛最后为她画了遗像，因为他欣赏死者脸上呈现的那种青绿色。徒弟琳忙着为他研磨各种颜料，这种需要十分专心的工作使他忘记了流泪。

为了替师傅购买从西域运来的紫色颜料，琳陆续地卖掉家奴、玉器和清泉中的鱼。当房子里的东西全卖空以后，他们两人就离去，从此，琳与过去的生活告别了。王佛对这样的—一个城镇已感到厌倦，因为从这里的人的脸上已再也看不到什么美或丑的奥秘了。师徒两人于是一起在汉朝国土的大道上飘泊。

他们人尚未到达，声名却已先传到了乡村之中、城堡门前和寺院廊下了——到了黄昏，这些寺院就成了心中不安的香客们的藏身之所。人们都说王佛能使他的画变成活的画，只要他最后用彩笔在画中人物的眼睛上点一点。于是，农民们前来请求王佛为他们画一条看家狗，贵人们要他画一些士兵。出家人把王佛敬为圣贤；老百姓怕他象怕巫师一样。王

佛对这些不同的看法感到高兴，因为这样可以使他观察周围人们的感激、害怕或尊敬的各种表情。

琳到处讨饭来供奉师傅；王佛睡着时，琳就在旁边看守；老画家出神时，徒弟就乘机为师傅按摩双脚。天刚破晓，老画家还未醒，他就出发去猎取羞怯地躲在芦苇丛后的景色。到了晚间，当老画家感到心灰意冷，把画笔扔在地上时，琳就重新拾起来。当王佛伤心地谈到自己已年老时，琳就脸带微笑，把一株老橡树的结实的树干指给他看；王佛有时高兴起来讲些笑话，琳总是作出洗耳恭听的样子。

有一天，他们在日落时到达京城的城郊。琳找了一间客栈让老画家过夜。老头穿着破衣，琳就紧靠着他睡，让师傅暖和些，因为这时还是初春，泥地仍然冻结着。天亮的时候，客栈的过道上响起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他们听见店主惊慌地低声说话，有人用粗野的语言大声下命令。琳怕得发抖，因为他想起前一天曾偷过一块米糕给师傅当饭吃。这无疑是来逮捕他的，这时他心里想：明天谁扶王佛涉水过河呢？

一些士兵提着灯笼走进来。烛焰透过花花绿绿的灯笼纸壳在他们的皮盔上洒上了红的或蓝的闪光。他们肩上的一张弓的弓弦已在抖动，那些最凶恶的士兵突然无缘无故地大声咆哮。他们猛力一把抓住王佛的后颈，可是这位老画家却不由自主地注意到他们的衣袖和他们的大氅颜色不协调。

在琳的扶持下，王佛脚步踉跄地跟着士兵在崎岖不平的路上走着。聚集在路旁的行人公然嘲笑这两个大概是被带去砍头的罪犯。对王佛所提出的一切问题，士兵们的回答是一副凶恶狰狞的嘴脸。老头的双手被捆绑起来，十分疼痛，琳感到十分难过，但他望着师傅微笑，认为这样做总比哭要温存一些。

他们走到了皇宫的大门口。紫绛色的围墙在阳光下耸立着，就象一幅夜幕。士兵们带着王佛穿过无数方的或圆的宫殿。这些宫殿的式样分别地象征四季、四方、阴阳、长寿和天子的权力。宫殿的门都是自动开关的，转动时会发出一种音乐，而且还作好了这样的安排：如果从皇宫的东头走到西头，就可以听到这些门相继发出全部音阶的音乐。这里的一切都安排得很协调，表现出一种巧夺天工超凡的能力。在这里，人们感到，哪怕是一道无关重要的命令也会显得那么可畏、不容更动，如同祖先的训诫一样。宫殿里，空气稀薄，而且深沉寂静到了如此地步，连一个受刑的人也不敢叫喊。一名太监把门帘掀起，士兵们象宫中妇女一样战战兢兢。他们带着王佛一起进入大殿，天子正高坐在那里的宝座上。

这个大殿没有墙，全部由高大的蓝色石柱支撑着。在大理石柱的外面，有一座花园正盛开着鲜花。花丛中每一朵花都是从远洋运来的名贵罕见的品种，但没有一朵具有香味，因为怕香气会扰乱天子

的沉思。此外，为了避免扰乱皇帝思索时需要沉浸其中的寂静，紫禁城内不许任何鸟雀飞入，甚至蜜蜂也要赶走。一堵巨墙把花园与外面隔离，不让那些掠过死狗或战场上的尸骸的风闯进来拂动皇帝的衣袖。

天子高坐在玉雕的宝座上。虽然他才二十岁，但双手皱得象老人一样。他的袍子是蓝、绿两色的，蓝色象征冬天，绿色令人想起春日。他容貌俊美，但毫无表情，好象是一面悬挂过高的镜子，只反映出星星和无情的天空。天子右边侍立着的是专司百乐的大臣，左边是专管正刑的御史大夫。朝臣列队侍立在石柱脚下，留神聆听从皇帝口中说出的任何无足轻重的话，因此，皇上养成低声说话的习惯。

“陛下，”王佛俯伏在地上说，“贱民年老，贫苦体弱。陛下犹如盛夏，贱民好比寒冬。陛下万寿无疆，贱民命如蜉蝣，而且已到了风烛残年。贱民实不知有何渎犯圣上之处？贱民从未做过危害陛下之事，而现在却双手被缚。”

“老王佛，你问朕，你到底有何渎犯之处吗？”皇帝说。

天子说话的声音优美悦耳，使人听了就要流泪。他举起右手，玉砖地面的反光使他的手显出一种象海底植物那样的青绿色。王佛看到他那瘦长的手指，十分赞叹，他回想自己是否曾经为这位皇帝或他的祖先画过一幅不太高明的肖像，因而罪该处死。但这